

高雪部队

王伏焱 著

作家出版社

ERSHIYI SHIJI WENXUE ZHIXING 2002 年卷

21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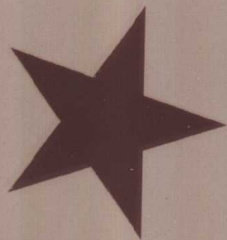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世纪文学

(小说)

高雪部队

王伏焱 著

高雪部队 小说 王伏焱
谁生来是刺客 小说 李浩
罪少年 小说 夏季风
跪乳时期的羊 小说 张举东
好好珍惜他 小说 徐庄
情感的刀锋 小说 刘建东
热爱的方式 诗歌 牛庆国
神秘的绽放 诗歌 马俊华
吹灭读书灯 散文 桂苓
天堂鸟 散文 李丹



作家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



高雪部队

王伏焱◎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雪部队/王伏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1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ISBN 7-5063-2548-9

I. 高…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3900 号

高雪部队

作者: 王伏焱

责任编辑: 杨 葵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6.75

插页: 3

印数: 001-5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48-9/I·2532

定价: 1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又一簇新星从这里升空

张 锲 崔道怡

—

2002年6月12日至14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第六届编选终审会议，在京北古刹红螺寺畔的度假村进行。经由3天认真研讨，最后通过无记名投票，10部作品入选本届丛书。

又一簇新星，从这里升空……

为青年作者的处女作编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活动，策划于1993年秋。当时，策划者中华文学基金会深感年轻作者出书艰难，提出创建一个公益性编审机制，认为“这对挣扎、奋斗在文学基层的年轻人将会产生很大的鼓舞作用，会

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增添新的力量”。这个设想很快落实为一项重要举措，得到了文学界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文坛泰斗冰心和艾青出任顾问，著名评论家冯牧和著名散文家袁鹰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25位编审委员全部是来自文学报刊、出版、教育或研究机构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家和大学教授。1994年，首卷《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正式编选出版。

星转斗移，弹指八年，这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稳步前行，以其扎实而丰硕的成果，印证了初创时编委会对未来的殷切企望。从1994年至今，历经6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选出版，共推举出74名文学新人，出版了73本他们的第一本书。在这些青年作家中，石舒清、辛茹、沈苇、何向阳、韩子勇、红柯等人，后来均获得鲁迅文学奖；何向阳、红柯还另与洪治纲获得了冯牧文学奖；部队作家徐贵祥则获得了军事文学大奖。这套丛书的1994年卷，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图书提名奖；1995年卷，获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8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工程”，是一项有成效、有远见，发现和扶助文学新人的“希望工程”。一批又一批青年作者，焕发出茁壮生机，张扬着蓬勃活力，他们的处女作进入丛书之后，大都文思泉涌，不断取得突破性、飞跃性的进展，持续亮相于杂志版面上或出版新书中。如果说当年也曾有“他们是否真能成为名副其实文学之星”的顾虑，那么而今绝大多数编委则不再怀疑，这些新秀在总体上确实为21世纪的中国文坛增加了新的力量；其中出类拔萃者，已独具特色，日臻成熟，由他们构成的文学新锐，不仅是文学队伍的生力军，有的甚至已经列位主力军，成为活跃于当代文坛的璀璨明星。

二

在新星或者向往成为新星的年轻作者的心目中，这项文学的“希望工程”在他们攀登文学高峰的奋进里程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梯，是一份厚重的荣誉。其效应甚至胜似评奖，故而不乏能够出书却宁愿等候也要参选的作者。因为在他们看来，经过它的推举，自己的创作实力受到了一次竞争式检测，由它推出的第一本书，更能引人瞩目。此后新作的发表与出版，也将有更多机会顺利通行。当然，这一切的保证，均来源于编审委员会的权威性，编选过程的公正性和出版形象的规范性。

编委会成员的素质与规格前言已述。每届提供给他们参选作品，主要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协和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大学中文系的推荐。这些书稿经过初审、复审两轮筛选，最终是由全体编委的无记名投票确定取舍。在编选过程中，编委们自始至终都以作品的总体质量为取舍的惟一标准，只在质量大体相当之时才向更年轻者倾斜。这不仅是为了维护编委会的水准与声誉，也是要力避有混珠之嫌，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判断取舍的准确中肯。当然，有时也会有遗珠之憾。

事实上，遗珠总是在所难免：由于各种缘故未能进入或错过参选；因为没能等到终审而于投票之前已经出书；仅以一票之差而落选。这些都是遗珠。另一方面，每一年卷又都有此前落选，但经一而再甚至再而三的努力提高而入选者。

确定入选书目，编委会的工作并未完结。除总序外，每本书均有一名编委负责编辑精选和做序。因此本套丛书从初审到写序，均由专家承办，就好像上阵之时，“用将校来打冲锋”。

三

对于这项“工程”，冯牧和袁鹰曾经把它比拟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鲁迅编印的《未名丛书》与《奴隶丛书》和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前者，扶携了一批青年作者登上文坛；后者，曾刊发过鲁迅、茅盾等名家新作。《文学丛刊》以编选青年作者的处女作或成名作为主，陆续推出了曹禺、卞之琳、艾青、艾芜、萧军、陈荒煤、何其芳等一系列当年的新星。后来成为中国文学重要创作力量之诸多作家的第一部书，就是由它最先出版的。冯牧表示：“前辈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做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杀的。60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孰料两年之后，冯牧不幸病逝。但冯牧的同辈朋友和后辈同事们，依然会遵循着前辈们的脚印奋力前行。

返观8年，年轻作者出书艰难，不仅未见缓解，甚至愈演愈烈。因而，这项“工程”也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更要推进。如果说上世纪它已五度为本世纪我国文学创作队伍推举了一批年轻人才，那么新世纪之初，编委会的职责则更加明确，就是要为21世纪文学事业的“百年树人”鸣锣开道，为年轻作者优秀作品尽快“出线夺冠”呐喊助威。正因为如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决定，从本届起，将由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主办，并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将其列入中国作协培养青年作家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第二届到第五届，在袁鹰、谢永旺的主持下，丛书编选活动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方面起到了独具慧眼、别具一格的重要作用。这几届有些编委，或因年事已高，或因精力有限，

相继退出。为承上启下，编委会于本届做了调整充实，并特请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党组书记王巨才和袁鹰、谢永旺同志共同出任顾问。新的编委会将一如既往，并与时俱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发现与扶持具有创作实力与潜力的文学新人，继续发挥其雪中送炭的呵护效应和春风化雨的催生作用。

四

21 世纪第一届的编选工作，就是在这一决策下以新的面貌进行的。终审会上，与会编委分外认真、勤谨，研讨评议进行得热烈而坦诚，顺畅而精深，保证了本届编选的质量；同时对今后的设想，也各抒己见，积极交流，总结经验，以利未来的改进。

本届编选共收到推荐作品 56 部。相对说来，散文虽少，质量却高，从 4 部书稿中便选出了两部。3 部评论，各有特色，但与前几届比较，观照视角偏小，总体水平欠高，所以宁可阙如，也不勉强凑数。12 部诗歌，质量参差不齐，3 部进入终审，两部入选。37 部小说，进入终审的仅 10 部，6 部入选。从结果来看，我们觉得是更加强调了“少而精”的取向。

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比较兴盛，丛书过去对这一方面关注不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届通过追加征稿共收到了 9 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所写内容相当广泛而新颖，既有当代青年的现实处境和心态，又有历史人物的重新诠释与扫描；看来这些作者在起步之时便想问鼎长篇。然而，他们驾驭长篇的艺术功力都还嫌不足；即便不无苗头，也需重新结构。所以，今后准备将征稿范围扩大到在大型期刊已经发表而尚未出书的小长篇，希望得到有关刊物的大力支持。

五

此次入选的6部小说，写城市或乡村者各自为二，而交织历史和军旅生涯各占其一。两部诗歌，一重情愫，一重哲思。两部散文，一卷氤氲书香，一卷蕴藉灵性。因此从总体看，无论题材和风格，内容与形式，主旨与手法，均可谓映现了与时俱进、“百花齐放”的色彩与芬芳。

本届编选的突出收获，是推出了军事文学青年作家王伏焱。记得首次进行评审，为了不致疏漏军人，曾经派人连夜返城补充征集作品。但此后除推出徐贵祥、辛茹，再没能编选进军旅篇章。这一次《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推荐他：“创作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鲜活的人物个性，风格冷峻，寓意深邃，行文干净。”所言中肯，一语破的。这部书浸漫着作者的切身体验，格外关注新一代军人的特异处，写得有韵味，有厚度，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边防军旅描绘了一幅英气勃勃的艺术画图。

中国作协全委委员陈祖芬和郑万隆的联名推荐，给我们点亮了《吹灭读书灯》。这是本届最年轻女作者桂苓的“书斋”散文，在她那不事张扬和雕琢的笔下，流泻着丰沛细润的感性，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到对于传统文化认同的“古风”。她的散文，不仅在年轻人而且也在并不年轻的知识层中获得好评。另一部入选的散文集《天堂鸟》，也出自女作者的柔情笔墨。潇湘水，楚国风，把李丹哺育得文笔清丽而意绪感伤。她以细腻敏感的笔触写平常事，既浸润文化传统，又舒展现实情愫。

河北作协认真推荐的两部小说均已入选。在人武部工作的李浩也可以说是一名军人。他的《谁生来就是刺客》，属“七十年代人”写作的又一类型，具有较为精确的技巧，能够迫近

事物的核心，专注“死的艰难”和“生的艰辛”，对人的生活状态提出存在意义的质询。刘建东的《情感的刀锋》，在河北也可谓“独树一帜”。与充满时尚符号的都市写作不同，他敏锐地抓到了人在都市中更近于根本的生存境遇，较准确地把握住现代社会人们在情感、价值等方面的摩擦与撞击。

从第一届起，宁夏已升起了三颗星。这一次入选的张华东，是更年轻的新人。他跟石舒清等一样，投身本土，倾心乡情，从朔方大地汲取水土的养分和情韵，小说里凝聚着对西部的热爱和企盼，把对现实严酷的感悟、对人生困顿的悲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化为心果，甜美而苦涩。甘肃青年诗人牛庆国，则以他与西部人融合在一起的质朴情愫，通过《热爱的方式》，在雄浑却贫困的高天厚土中，开掘生命的本真，抒发内心的隐痛，写出了西部人深层的文化积淀与时代风韵。

浙江作协推荐的夏季风，语言和叙述能力在本届作者中是较为突出的。他原是诗人，因而他写小说便多了些洒脱，对日常生活能有其独到的发现，对虚幻事物常能有其个性的质感。他的《罪少年》不仅巧妙揭示了人性的弱点，而且显示了对于当前时代鲜明特征的深入考察。《人民文学》编辑部推荐的徐庄，新世纪以来才专事小说创作，大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是对古老乡土恒常默运生活本质简朴而直接的感悟和洞察，从中可以看到他扎根立足于本土的丰厚经验。

《诗刊》杂志社推荐的马俊华是一位哲学硕士，对现代诗歌有较系统的研究，其诗稿便常把燃烧的激情融于知性的思考，在冥想与沉静中表现思考者的情怀。鉴于青年诗人中极少偏于理智型者，我们收进他的《隐秘的绽放》，或会引来更多关注的目光。这部书稿的入选，其意义已不仅止于推出文学新人，在扩展读者的审美视野、强调艺术的思想含量方面，也能起到提示与引领的作用。这便是导向性吧，也是编委会在推举

年轻的文学新人的同时，所力求能够一并做到的。

概而言之，在总体上，本届入选十颗星的素质，成熟而清醒，庄重又鲜活。他们笔下所展现的思想艺术品格，是纯正的、真诚的、高尚的、美好的；没有庸俗矫情，没有游戏人生。惟其如此，我们相信，体现在这套书中的人文精神、文化情思，这套书所鸣奏的清醇音质、交响韵律，所传达的既显时代风貌又有个性色彩的艺术之声，必将持续闪亮其作为 21 世纪第一簇“文学之星”所应禀赋的夺目光辉。

21 世纪的里程，乃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完成统一、国运兴隆、物阜民康的辉煌百年。在推动先进文化前进的旗帜下，作为文学“希望工程”的《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将不断为充实与壮大我国年轻的文学新军而尽心竭力。星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星代表着希望和光明，星是金色的，星是闪烁的，星是贵重的，星是灵动的，星高尚而神圣。我们期盼，所有入选者都能做这样的星，心灵中都有这样的星去照亮生活与人生的旅程，迎来 21 世纪每一天太阳的新生。

序

在“两个参照”中阅读王伏焱

朱向前

有经验的行家，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妙处——

资深批评家何志云先生在初审参评小说集《鲜花盛开》之后，批曰：“王伏焱对军旅生活的熟悉，自不待言，细节背后浸漫着的，其实全是作家切身的体验，因此小说就有了韵味，有了厚度；作者似乎格外关注新一代军人的特异之处，尤其是《次生林》中的童魁武、杜英杰，《远在天边》中的胡平，《高雪部队》中的高雪，《鲜花盛开》中的尚渔天，这样的军人形象至少我过去很少见过，读来时常令人荡气回肠。”（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著名编辑家崔道怡先生则在复审意见

中深表同感：“我也觉得王伏焱确实很有军队生活和艺术感受，对具有相当文化素质的新一代年轻军官，尤其感同身受，写得英气勃勃。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为我国东北地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平时期军队面貌描绘了生动的艺术画图。”

诚哉斯言。两位评委的寥寥数语都共同抓住了王伏焱小说的两个基本特点：①切身的军旅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②以新一代年轻军官为关注重点。

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着力于跟踪研究军旅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如果让我来对王伏焱小说给出一个评价和定位的话，那么，在认同上述两点的前提下，我还要自然而然地将其纳入到军旅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整体框架中去作一点比较分析，或者说以军旅文学为背景，对两点共识作一诠释。

我想起的第一个参照是朱苏进。

王伏焱，1964年生人，1980年入伍，除了和朱苏进的军人家庭出身不同之外，年龄、军龄都小朱苏进11岁，自然不存在着可比性。但他们之间却以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维系了他们小说创作紧密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他们都以16岁的少小年龄从军，一头扎进连队，一泡就是多年——朱苏进在炮兵连从炮手、瞄准手、指挥排长干到副指导员，整整七年；王伏焱在步兵连从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干到副指导员、指导员，整整十年。可以说，像这样一步一个台阶的扎扎实实的基层历练，在整个军旅作家队伍中似乎也不多见。他们的文学准备也许先天不足（朱苏进小学五年级辍学，王伏焱初中毕业），但他们都以全部的青春代价将军人这部大书读得透透的，并由此获得了对军人人生的深切体验和对军人职业的由衷热爱，也进一步构成了各自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强烈的创作冲动。

如若不信，试举例说明——

1982年，朱苏进在中篇小说成名作《射天狼》中，有一

段关于队列的经典描写可谓精准传神，数年中一直为评家们所津津乐道，据此认为朱苏进开始确立了以冷峻凝重的笔调给军人画“正面像”的“铁蒺藜”风格。1993年，我曾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比较论纲》中对朱苏进下过一个形象化的断语：“在绿色王国里金鸡独唱。”说他“独唱”，并不是说这个领域里没有别的声音，而是说，在职业军人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书写方面，朱氏的声音最为正宗、地道，最高亢、嘹亮因而也最富有穿透力。多年以来，群起效尤成一景观，惜乎得其皮毛者众，得其精髓者寡。在此种情势之下，王伏焱的表现就愈发显得难能可贵了。

请看王氏1992年在中篇处女作《高雪部队》中对“五公里越野”的一段描写——

“这个看似粗糙的科目，其实很有味道。仅就跑动而言，操典规定，听到‘跑步走’的口令后，双腿微弯，左脚利用右脚掌弹力使身体向前跃出。功夫是否精纯，就在这一‘跃’之后见分晓。一跃之后，右脚跟进，脚掌、足跟、足尖三个感觉，前掌扒地，再次将身体弹出，感觉头顶有根线轻轻往上提，脚下地面微微弹动，震颤呼应。这样跑起来，体内每条脉管都会涌起波浪，推着你向前流动。不会跑的人用足跟发力，落脚啪哒啪哒响。

“全体跑动，足音裹得紧紧的，你置身其中，已难以辨出自己的足音，但感觉足音都是由自己足下而起，都这么感受着，跑动着，感受着，渐渐地，身体开始烘热，膨胀。大家一块儿开始烘热，膨胀。浓重的汗气在队列中流动，翻滚，煮着你，煮着大伙儿，可此时你已浑然不觉，精神跟肉体完全纠缠在一块儿了，精神完成了对肉体的彻底统领，最终化为一个动作：跑——管前面有树，有石头，有山冈，有泥潭，推过去就

是了!”

以一个“跑”的军事训练项目基础动作为切入口，从要领到感觉、从个人到整体、从“汗气”到“气流”、从肉体到精神，王伏焱用切身的生命体验和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对“五公里越野”做出了一次标准到位的军人式的文学阐释。这是他对前代作家（朱苏进）“经典描写”的一次叫板，当然，首先是学习与承传。

不可否认，要将一般看来不免单调、枯燥的队列动作（或军事训练科目）完成文学化、艺术化的审美转换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努力始自朱苏进，但由于朱苏进的努力，队列动作（或军事训练科目）也开始作为审美对象进一步吸引了军旅文学作家和读者的关注视线却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即便如此，在这方面敢于硬碰硬地“正面强攻”并取得成功的“战例”依然少见。因此，1989年当朱苏进在长篇小说《炮群》中用近两千字的篇幅完成了对一个炮团受阅的宏大场面气势恢弘而又精细入微的描写之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喝彩。我的评价是，不仅场面写得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写出了军人的气韵和风骨，写出了钢铁的脉搏和枪炮的呼吸。此类描写，朱苏进仍然是一个标高。

显然，王伏焱把朱苏进读得很深很细，朱苏进在炮兵队列动作上做足了文章，王伏焱则在步兵的训练科目方面狠下功夫（如《鲜花盛开》中对单兵动作、连队科目等描写段落都堪称精彩）。他似乎是标上了朱苏进，而比试的一个重要“科目”就是写“队列”。我们没有必要去仔细分辨王氏对朱氏的借鉴中有多少承传，有多少超越，我们之所以单拣出来这一个“细节”进行比照，乃是因为我们看重“细节”背后的蕴藏，所谓“细微之处见精神”，“窥一斑而见全豹”。

在这样一个“细节”中，我们当然读出了作家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受、飞扬的想象和洗炼的语言，但我们更读到了作家的体验和激情：有了体验，“熟悉”云云当不在话下，没有热爱，激情便也由来无自。朱苏进自不待言，新时期以来，他一直以“当代职业军人英雄化书写的主要代言人”形象作首席发言；而王伏焱呢，从纵向看，则可将其视为这一脉在 90 年代承传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再从横向看，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第二个参照：“农家军歌”。

如所周知，90 年代前半期，以闫连科、陈怀国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小说家，合唱着一支深沉而凝重的“农家军歌”走上了文坛。他们以平视的目光、悲悯的情怀，热切关注着农家子弟兵的现实生存境况，在他们“逃离土地”和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中，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坚韧而又艰辛的奋斗历程，为人们提供了与朱苏进们笔下的职业军人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书与迥然有异的价值取向和别样风景，迅速引起了军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相形之下，后者一度高昂激越的声音显得黯然并开始式微，“农家军歌”反倒成了此一阶段军旅小说的“主旋律”。也因此，“农家军歌”成为一时焦点，引发了一些歧见，也受到过某些诟病。当然，“农家军歌”远非十全十美，笔者作为“农家军歌”最早的肯定者和最主要的阐扬者，亦保留了许多批评意见。但关于它的意义和贡献的总体评价，我相信时间的严苛和公正，现在我采取“不争论主义”。“不争论”不等于不关心，有一种意见就曾经打动过我。简短说来，这种意见认为，“农家军歌”的着重点在农人而不在军人，实际上写了一大伙子穿上军装的农民，是“军中农歌”而非“农家军歌”；“农家军歌”本身是有写头的，但要着重写出现代的职业军人的规范对农民的改造与提升，要有理想之光对现实的照耀与指引。应该说，这是一种好心人的恨铁不成钢，它比较公允

地指出了“农家军歌”的某些缺憾，与我的部分看法也颇为契合。

今天，当我们带着对“农家军歌”的某种遗憾来翻检王伏焱这部主要写于90年代中前期的军旅小说集时，自然又会发现一些特别的意义。

王伏焱不是“农家军歌”。虽然他的年龄、军龄、出身乃至创作经历都和那批“农家军歌”的歌者相仿佛，但他愣是在那股潮流之中没有加入那场声势浩大的合唱，这多少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他不是地道的农家出身（成长于一个农村的非农业户口家庭）或许是一个因素。但我更愿意把这种选择归结于性格和气质。他几乎天然地就选择了做朱苏进一脉的传人。他笔下的人物都热爱军人职业，都渴望在军营中建功立业，但动机和驱力绝不是“逃离土地”或“家属随军”。他们爱的是军人这个职业本身，想的是军人的荣誉和辉煌，只要在军营中呆着，他们就如鱼得水，如鸟在天。就像《鲜花盛开》中的尚渔天一样——

“尚渔天一直自负，自己是一个纯种军人。这种种的纯粹不是依赖血统的衍息，而是天赐的一种感应，那种只要将身体裹入一种军服，周身奔涌的血液几乎透体而出，灵感稠密得一把握不拢，流萤般满世界飘飞。”

我们不妨把这段话看做是王伏焱的夫子自道。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纯种军人”，而又进一步强调“不是依赖血统的衍息，而是天赐的一种感应”，以区别朱苏进们的军人遗传，或者干脆说借此对朱苏进们提出抗议：优秀的军人并非都来自军人后裔。因此，在这一点上，王伏焱和朱苏进们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不用军门子弟来作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他们大多出身平民，